

北齐壁画：民族融合的见证

王 芳



娄睿墓壁画鞍马游骑图(局部)

打卡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时尚。陪同山东朋友走进馆内寻找徐显秀,寻找那个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北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北魏边镇上的高级官员。北魏末年,徐显秀先投秀容川酋长尔朱荣,后追随高欢,得高欢信任,做过帐内大都督、金门郡开国公、宜州刺史、武安王、徐州刺史、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太尉等官职,可谓是步步登高。571年,70岁的徐显秀在晋阳家中去世。

即使我做足了功课,熟悉这墓志上的内容,依然在亲眼看到这规模巨大的壁画时惊呆了。

壁画是徐显秀墓室的,北壁是徐显秀夫妇雍容华贵地坐在帷帐内的床榻上,两侧有乐队,分别弹奏铙钹、五弦、竖箜篌、笙等乐器。博物馆给予这些人物以生命,高科技的手法让他们都活了,吸引了很多孩子。站在这极具视觉冲击的空间内,早已不想探究更多,除了惊叹,还是惊叹,山东朋友瞅着没有小朋友注视他们,都去小心翼翼地触动屏幕,琵琶声响起来了……

我想,那曲,那声,定是胡乐,你没见吗?画上牵马的都是胡人,主人坐骑上的织物都是波斯锦。

墓室两边还有男女主人准备出行的画面,华盖幢幢,旗帜飘扬,牛马蹭蹬,旗手、武士、马夫、侍

女,随从络绎。头上有星空,墓门上还有神兽,小小的墓室,就是一个大大的天地呀。

徐显秀把生前的华贵和成就带入了地下,站在他的墓道前沉思时,仿佛有空灵的乐曲环绕在馆内,也仿佛看得见他一生的戎马倥偬,看得见太原的高光时刻。

汉武帝改太原郡为并州刺史部,部治晋阳。曹操时,废并州刺史部,太原郡归冀州。五胡乱华期间,太原做过太原国。北魏时,太原仍是太原郡,郡治仍是晋阳。后来,尔朱荣自称太原王,盘踞晋阳,控制北魏。北魏权臣高欢消灭了尔朱氏势力后,在晋阳建大丞相府,操纵北魏政权,那时,太原是“霸府”,虽然高欢建了东魏,都邺,但他始终在晋阳活动,人们把晋阳称为“别都”。“霸府”“别都”的地位和荣光,至高欢儿子高洋自立北齐,也未减损半分。

那时的权力像一枚足球,在不同的人手下辗转,几天换一个地方,这些历程徐显秀都知道。

其实,高欢与徐显秀经历有相同之处,高欢的祖父也是北魏的官员。只是北魏的江山守不住了,生长于动乱时期的武将之家,也就注定了马上生马上活,高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投尔朱荣也想建功立业,尔朱荣死,就把

尔朱荣的20万人马带走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女人,徐显秀的夫人虽然随同他享受地下的荣华,但我们此刻看得到这个女人的面容,却不知道她是谁。高欢却是有一位好妻子的,早早地就看上了高欢,高欢能在军中起步,直至将相帝王,她功不可没,她叫娄昭君,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女人。徐显秀是什么时候随了高欢的,墓志里没有写,但我猜想,是尔朱荣死后,他自愿跟随且很快成为亲信,还屡立战功,徐的跟随或许和娄昭君有很大的关系。

太原考古发现的娄睿墓,主人就是娄昭君的侄子,世间事多有牵连,常常让人感叹。

高欢在太原留下许多遗迹,天龙山有高欢避暑处,还有为母祈福开凿的第二、三窟,由此开始了天龙山石窟的上百年营建,这也才有了后来的佛首回归。

那时北齐的疆域很大呀,北到长城沿线,西到黄河,东到海边,南到长江,相当于现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安徽等地。想想,这么大的地盘,控制权都是在晋阳,真是扬眉加吐气,不知道徐显秀是否策马奔腾过这些区域,但他最喜欢的肯定是晋阳,以至于老死此处。

徐显秀墓是2000年发现的。《发现山西——考古人手记》中,常一民先生复原了考古的全过程。

壁画的揭取和保护是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期间无数专家投入,用高端的技术手段,才让300多平方米的壁画出现在我们面前。

“壁画的神韵和风格,我们可以追寻疏体绘画对中国绘画发展的巨大影响”,考古专家常一民这样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升华的再现,彼时的太原是南北碰撞、东西汇通的大舞台,北方民族大量涌入,丝绸之路上的物资在太原汇集交换后再出发,太原是世界的太原。北齐后主高纬更是痴迷西域文化,徐显秀肯定受其影响。这样高规格的墓葬不仅仅显示太原别都的重要地位,从艺术和文化上看,更是民族融合的见证。

“木构奇迹”应县木塔

晓 月

伴随着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持续爆火,作为游戏取景地之一的山西应县木塔成为游戏玩家和古建筑爱好者的打卡之地。

作为我国出色的古代建筑,应县木塔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

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当时算作辽朝皇族的家庙,内部供奉释迦牟尼佛和两枚珍贵的佛牙舍利,因而又被称为佛宫寺释迦塔。这座木塔既是辽、金时期把塔建在寺院大殿之前并占据主要位置的典型实例,也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结构楼阁式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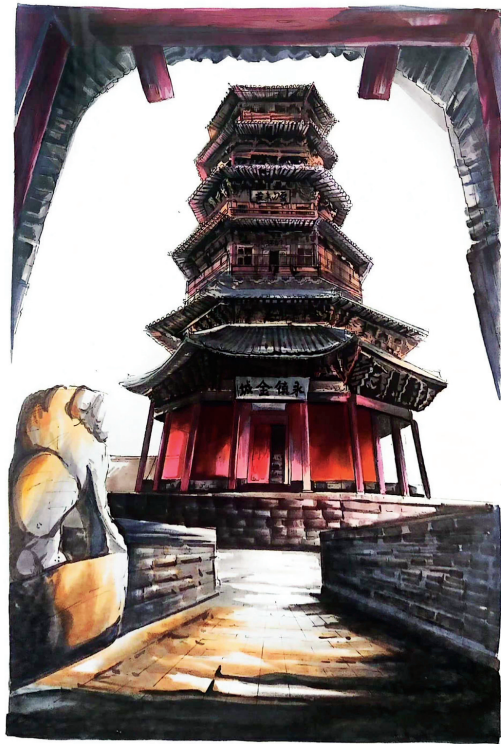
应县木塔建于4米高的两层石砌台基上,通高67.13米,底层直径30米,平面为八角形,五层六檐。外观是五层,但是塔内夹有暗层四级,实为九层。塔内各层,使用了中国传统的斜撑、梁枋和短柱等建筑方法,使整个塔连成一个整体,既坚固,又壮观。3000多吨木材、400余种斗拱奇妙结合,构筑成了这一拔地而起、永镇金城的“峻极神工”。该塔体积庞大,出檐及平座宽厚,造型颇显雄伟华丽。斗拱样式约有60余种,规格、手法变化多样,故也有着“远看擎天柱,近似百尺莲”的美誉。

说起应县木塔,应县人总会诉说这样美丽的故事。传说工匠之鼻祖鲁班的妹妹是一位巧夺天工的绣女,有一天她提出要与哥哥赛手艺。她说:“哥哥,我在一夜里能做12双绣花鞋,你如果能在一夜里盖起一座12层的木塔,就算你的手艺高。”于是兄妹俩便比试起来。刚过三更天,一座12层的木塔已经拔地而起。话说这巨大的宝塔压得土地爷直叫喊:“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鲁班一看,塔果然一直往下陷,便举手一推,将塔分成两截,上半部被他一掌拍到了今天的内蒙古一带,留下的部分慢慢地钻出地面,就成了如今的应县木塔。

名人因名胜而来,名胜因名人更“名”。康熙六年(1667),顾炎武来到应县,写下“灞南宫阙尽,一塔挂青天”的诗句;1933年,当代建筑大师、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来到应县木塔,面对这一传奇建筑不禁感慨:“这塔真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作为当时最高技术的载体,应县木塔承载着人们近千年的最高信仰,也是中华大地人文精神和民族气质的象征。

状物



应县木塔

王 艺 绘